

钱眼识人

你相信“简爱公式”吗？

萧红写书，支宁“杀人”，这是无意间想到的对照组，都来自于著名编剧李樯的作品。前者是2014年的电影《黄金时代》，而后者就是正在上映的《蜂蜜的针》，原本两部作品的的时间间距也就两三年。《蜂蜜的针》在2016年拍完，但最终还是在十年后公映。即便如此，它依然是兼任编剧和监制的李樯最擅长，也最关注的话题，强烈的个体命运动态如何冲出各种定义、障碍以及规训，获得了超越时代的寓意体质。

电影中，一个貌不惊人，出身平凡的农科院女研究员支宁在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活中，除了活着这件事，几乎完全放弃任何“主体性”，却因为一次讲述文学名著《简爱》的讲座，对上课的学者一见倾心，从而推倒了像藤满讽刺、错愕、荒唐墨汁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，从而生活不再平静，蝴蝶振翅，人生黑洞升起风暴，为了得到“爱”不惜连续犯罪。

电影改编自小说《我是一个望风的女人》，原著作者英格丽特·诺尔最擅长写日常生活里的

普通人如何成为不动声色的罪犯。李樯看到了故事的传奇性，更洞察到这个文本与本土时代环境的“神秘链接”，在拍片的十年前，正如他所描绘着，包括演员在内，人们渴望的不仅仅只有爱情，更是自我存在价值的释放和丰富。所以，他并没有遵循一板一眼的案件推演，让观众享受到紧张、扣人心弦的“破案”。电影提供的是全方位的“超验”，即便放在今天上映，经历了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调整，内核依旧稳定：台词有文学性，部分语句戳中人心——“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爱男人那样爱家人、朋友”；表演齐整、丰富，袁泉“自毁形象”塑造了一个“既不贪生也不怕死”的极致女性，而包括宁静、俞飞鸿、齐溪、陈冲等在内一众演员的演出都有让人擦擦眼睛，自问今夕是何年的恍惚感，“当下感”强烈得像像针，是自然、真诚的，也是时髦的。

它的存在就像袁泉演过的话剧《简爱》，当下的人们会觉得在逻辑上不可理喻，我们已经无法从生理和心理上体验那种疯狂的嫉妒与执

花言哨语

《蜂蜜的针》：不要解释，一解释就心虚

看了一部奇怪的电影《蜂蜜的针》。多年前，它曾以《没有别的爱》为名，在娱乐新闻里闪过几次，此后多年没有后话，突然以《蜂蜜的针》的面貌出现，上映半个月后，收获1235万票房，还是有点让人意外的。但它的奇怪之处，不在于它的际遇，而在于，它讲述了一个有点异色的故事，这个故事，在当下的华语电影里，是格格不入的。

《蜂蜜的针》改编自德国女作家英格丽特·诺尔1991年出版的小说《公鸡已死》(再版改名为《我是一个望风的女人》)，这部小说是诺尔的长篇首作，也是她的成名作，讲述一位五十岁的女职员蒂哈的故事，她在文学讲座上，聆听维托德的演讲后，对维托德产生感情，开始了解他，跟踪他，最终发展到动手铲除通向他的路途上的一切人。小说出版后，曾经被归类在“侦探小说”里，但似乎归为“犯罪小说”更合适，但也有人提出，侦探也好，犯罪也好，都是外壳，它应该被当做“爱情小说”。

其实，所谓爱情，也只是这个故事的壳，让蒂哈变身杀手的不是爱情，维托德只是这个过程中的偶然激发因素，没有维托德，也会有别人，就像三毛在《爱的寻求》里写的那个沙漠青年沙仑，一次次受骗，不是因为他没有了解真相的能力，而是因为他要把情欲，或者说一段虚假的爱情，“解释做他这一生所有缺乏的东西的代表”。

但不论小说还是《蜂蜜的针》，都有一个巨大的不可思议之处，那就是主人公的动机。小说里的主人公蒂哈，和电影里袁泉扮演的主人公支宁

的动机，是纯粹的“恶女”，就是要找个机会去杀人，走上自毁的道路，不是事发偶然，而是蓄谋多时，不是迫不得已，而是心向往之。

就如影评人方南说，在电影故事的创作中：“你想拍女性害人是可以的，但你得先证明她或她在乎的人(多半也得是女性)是受害者，也就是得有张入场券，这张入场券叫做苦难。”这个入场券不是为了动机成立，而是让她的所作所为在伦理上成立。为了复仇，为了惩恶扬善，成为“恶女”是可以的，为了恶的欲望，为了恶的审美而成为杀人狂，是不可以的。

《公鸡已死》和《蜂蜜的针》却都没有给出这张“入场券”，也没有给出动机，那个动机，即便有，也非常弱。观众认为《蜂蜜的针》里，歌乐演的作家寇逸没有性魅力，不足以激发女主角的欲望，让她一路杀人，如果换个有魅力的男主角，故事的逻辑会更顺畅，其实还是掉到创作者给出的弥天大谎里了。有没有这个男人，小说和电影里的女主人公都要行凶，有这个男人也行，没有这个男人也行，甚至，如果没有这个男人，只有一个轻微的推动力，可能故事的异性感更强。寇逸的出现就像一个解释，而这个故事最好不要解释，一解释就心虚了。

在这点上，导演的偶像阿莫多瓦就很好，阿莫多瓦的电影就是，没有解释，不需要，无所谓，反正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，故事中人必须要这么行事。观众虽然不明就里，也觉得无比合理。

情人看剑

邵氏电影还魂记

哪里会想到，2026年了，邵氏电影会以这样的形式卷土重来：二月底出现的一个AI短剧《雪山救狐狸》，以邵氏武侠风画面、“你可曾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？”的魔性台词，以及无厘头反转梗刷爆了网络，加上各种形式的“二创”，据说全网传播量已破50亿。

老电影借AI还魂，“似是故人来”，对于香港电影迷与功夫武侠片影迷来说，自然也会狂喜。关于邵氏电影前今生今生的研究，需要皇皇巨著来完成，而回答何为邵氏风格，可能更为简单。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，邵氏风就是中国风的一种。邵逸夫当年说过，“我已厌倦了别人老是问：‘阁下是否要挑战好莱坞？’我真的觉得，我们有自己的一套，跟好莱坞的不一样，但却不比好莱坞差。”纵观邵氏电影片库，以功夫武侠、黄梅调、宫闱、风月片为主的类型，讲述传统伦理、江湖义气与人情世故的中国故事，造就了邵氏电影的风格特质。

想起某年来采访李安，问起关于他的一个段子，是说他小时候看李翰祥导演的电影《梁祝》时，在影院里大哭。李翰祥、胡金铨都是邵

氏电影的标志性人物，在李安看来，正是这些前辈，以他们的年轻记忆与浪漫化想象，构筑了他心中最初的文化中国，从而烙下根深蒂固的文化印记。当年他那部电影也去了新的邵氏片厂拍摄，他形容“很大很大，像好莱坞的一个大广场一样”，冥冥中似有天意。

邵氏电影并非出土文物，十年前国内导演卢正雨就曾戏仿邵氏武侠风，拍出了《绝世高手》等片。据说当时他反复观看邵氏老片，学习人物造型、镜头运用与剪辑方式，连配音都仿制了辨识度极高的那种老旧风。而在《香港电影的秘密》里，学者大卫·波德威尔这样总结张彻为邵氏功夫武侠片所做的技术创新，“决速剪辑、手提摄影机拍摄武打镜头、细心经营画面构图，但暴力程度亦愈拍愈升级。”这一切，到了短视频年代，有AI助力，实现起来门槛更低，更易复制，奇思怪想更是天马行空，无怪乎“二创”层出不穷。

不过，另一个疑问随之而来，戏仿邵氏电影风格，邵氏电影答应了吗？据知目前760部邵氏电影的版权在天映娱乐手中，天映至今未对AI创作有过表态。之所以有此一问，是因为前一

念。故事的“不成立”与“不可能”反而变得很有趣，回到电影的一部分原点，就是提供现实里没有的趣味，故事是可以被强大的情感驱动，弦外之音就是电影感。在片中，真正有表达的是咖啡与茶之争，是留学生与本土土豪之争，是古筝与古琴之争，害虫与益虫之争等等细节，女性生活的环境反过来定义“女性的内容”。

让支宁倾情的文学讲座上，黑板书写的简爱公式就是电影最重要的主题，理想的美好生活是这样的，尊严、爱加上金钱。有人深以为是，更多人会觉得这是一种讽刺。当一个创作者意识到无所不在的遗憾是所有人命运的母题时，似乎就预见了这位编剧有悲天悯人的柔肠，在突破二元对立的标准之后，交给演员将角色引入辽阔的旷野。对于作品，看见本身就是意义，看见什么折射的是每个人的生命体验。

钱德勒 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《危险关系》：我们与精神操控的距离

《危险关系》有一条热评，大意是“这一代观众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”。这语言简意赅，巧妙道出这部聚焦情感操控(PUA)的作品的特质：与当年那部国民级的反家暴剧集一样，它有着强烈的冲击力，极致的惊悚感，以及足以影响大众认知的深远意义。

不同于当年的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直白撕开家庭暴力的残酷，《危险关系》以更大的耐心，抽丝剥茧地拆解了情感操控这个更为隐蔽的陷阱——PUA并非新闻里遥远的哭声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。

剧中的受害者形形色色：银行职员简蔷薇、大学生李长宁、创业新星刘平……他们有的陷入“杀猪盘”骗局，有的被“海王”支配伤害，还有的遭遇骗婚，甚至背上莫须有的“家暴”的罪名。一个个案例揭示出情感操控的复杂和广泛：无论性别、职业、出身，没有谁能必然幸免；受害者还可能在创伤中被异化，转而成为施害者，复制这套已经模式化的操控套路。

这些在现实中不乏投射的案例，观众或许能以全知视角一眼洞穿；但到了女主角颜聆的故事线，剧集的悬念与张力更进一步：明明她亲眼见证PUA对学生与好友的摧残，明明她知晓了相关套路的存在，为何这样一个警惕性极高的知高女性，依然会落入男主角罗梁的陷阱？

一方面在于罗梁的高段位。从最初的质疑与诤问，到若即若离的关心和帮助，再到剖白自我时的以进为退，他是如此矛盾的存在——温柔与阴鸷交织，脆弱与残忍并存，言行得体却又时而流露出情难自控的强势，似乎全部软肋只为颜聆一人打开。这份精准定制的攻势，不仅让内心世界千疮百孔的颜聆难以招架，让屏幕前的观众也不禁反复琢磨：他究竟有没有过一点真心？

另一方面，则源于颜聆不断收窄的交际圈和生活重心，无论是罗梁的精心设计，还是命运的推波助澜，她逐步失去了外部的支撑，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困在了和罗梁的情感关系之中。一个精致的细节是，当颜聆因昔日被引诱、被侵害的经历被推向风口浪尖，罗梁主动提出让她全职在家，“我养得起你”——看似理所当然的承诺，却成为切断她与社会联结的关键一步。

在这个意义上说，《危险关系》令人胆战心惊之处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人们不愿直面的真相：精神操控与暴力可以极其隐蔽，它往往以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出现，却在人们放下心防时给出重重一击。从剧中群像不难看出，尽管全社会对情感教育与亲密关系的重视日益提升，认知空白依然存在——即便接受过高等教育，许多人依然缺少识别一段关系是否健康的能力。颜聆最终能够实现“反杀”，既得益于她内在的坚韧与敏锐的洞察，也离不开警方的提醒、友人的支持，这才让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如何被悄然扭曲。

这不是一个讨巧的题材。那些密不透风的控制，摧枯拉朽的伤害，即便对观众而言，有时也需要鼓起勇气才能直面。但这恰恰是国产长剧应当去做、值得去做的事：直面人们生活中真实的“脓疮”，挑破它、解剖它，让人在不适中警醒，在疼痛中觉醒。



韩松落 作家



长凤新 媒体人

常原狄 媒体人